



荠菜飘香年味浓

□ 李宁宁

梁实秋说,过年须在家乡才有味道。这是他《北平年景》里的第一句话。细咂摸,这“味道”一词说得极有味道。

于人到中年的我而言,年味是“扫除茅舍涤尘嚣,一炷清香拜九霄”的忙碌,是“东邻酒初熟,西舍豕亦肥”的扑鼻香气,还是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的喜庆,抑或是“田家占气候,共说此年丰”的憧憬?

都是,又远不止这些……

我记忆中的年味,是从挖荠菜开始的。

荠菜是越冬野菜,其他野菜在寒冬里零落成泥时,它在冻土里蛰伏,气温稍有回升,便立马伸胳膊拉腿地舒展开了腰身,“钻重冰而挺茂,蒙严霜以发鲜”真是说得一丝也不差。在沂蒙山区,寒冬腊月挖荠菜的乐趣远胜过春天,荠菜瘦小又擅隐藏,稍不仔细,便被蒙混过关。在土壤松软肥沃的麦地、菜地里,荠菜如大家闺秀,娇滴滴的,青葱碧绿的叶子,纤细柔嫩;若生在干硬的田野或堤堰,它就长成了乡野村姑,红褐、棕黄色的叶子硬挺肥厚,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樣。每逢寒假,挎着篮子挖荠,曾是我最热衷的乐事。母亲忙着掸尘扫灰准备吃食,我则忙着漫山遍野跑着挖荠菜,小小的人儿体会不到“时绕麦田求野荠”的闲情逸致,不知道荠菜有明目、解热、利尿、治痢的药效,更不晓得“春来荠香忽忘归”是何等的风雅,只知道自己的小菜篮里装着过

年的美味。隔着重重光阴,如今每次路过田间地头、绿化带的空隙,总会禁不住弯腰搜寻荠菜的踪影,想透过那抹青绿,回味童年的时光,那余味儿,后劲极大,成了瘾。

年关临近,阳光晴好的下午,最适宜挖荠菜。铲刀一拿,小筐一挎,一路不停歇地弯腰、低头、下蹲,土地像是永远掏不尽的大口袋,筐子很快就满了。回头一看,我的家,我的村庄,已被远远撇在后面。寒冬的午后如缩水的衣服,紧巴巴的,黄昏眨眼就来了,夕阳像熟透的红柿子,咕咚一下从山头跌落,炊烟袅袅升起,给村庄罩上雾霭轻纱,薄薄的轻纱裹不住若有若无的香气,被冷风卷着忽南忽北地在田野里乱窜,香气里夹杂着羊儿咩咩的叫声。

挖回家的荠菜,带着根部的泥土,装进塑料袋里,能从前年吃到年后。

母亲常用荠菜熬粥、炸春卷、做豆沫,最简单省事的还是凉拌,荠菜在开水里打个滚,捞出切段,浇上蒜泥,撒上味精、盐、醋、白糖,粗陋的乡间做法成就了这道菜无与伦比的清香。汪老先生不是说过吗,凡野菜,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。荠菜鸡蛋饼、荠菜鸡蛋汤,皆是鸡蛋的美梦,因为荠菜的香,鸡蛋也跟着香得昏了头,无原则地鲜美起来。荠菜切碎,锅里淋上一勺自家榨的花生油,磕上俩鸡蛋,加盐,中火翻炒,黄的如金,绿的如玉,堆金砌玉的一碟子,单看颜色就赏心悦

目之极;荠菜炒香加适量水,水开倒入蛋花,只需加点盐,一碗鲜香扑鼻的荠菜鸡蛋汤就做好了,翠绿嫩黄的搭配,养眼养胃又养心,明媚的春光也不过如此啊。我一直认为,吃荠菜无需调味料,“残雪初消荠满园,糝羹珍美胜羔豚”,来自大自然的馈赠,原汁原味就好,但凡加入调味品都是对珍馐的亵渎。

荠菜水饺,是我家年夜饭的主角。老家有“宁吃荠菜鲜,不吃白菜馅”之说。除夕这天,母亲早早将荠菜剁细,和上白生生的豆腐、葱姜末,或是拌入红艳艳的猪肉馅,包上两算子荠菜水饺。一家人围坐一桌,透过腾腾热气,看到怡人的翠绿,静静卧在晶莹剔透的薄皮里,就着腊八蒜,一口下去鲜香四溢。这样的水饺,每一个都舍不得入口,恨不得藏到碗橱里,慢慢解馋。母亲说:“这样的好日子得一晚当两天过。”“措入口中,嚼生宫商角徵”,那个物质不太充裕的年代,荠菜肉水饺真的能出丝竹之声。

年前年后,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烙上一盘荠菜煎饼,在“咬春”的民俗里,沂蒙山人把春天具体到了煎饼里。荠菜煎饼,也成了家乡独有的一道美食。荠菜煎饼首先要有一张饼,我们最常用的是玉米煎饼。要摊出一张煎饼,至少得两天,先把玉米用石碾碾成细细的糝子,将糝子泡入盆里大半天,再用石磨把糝子磨成糊,发酵后上鏊子摊。村妇们摊煎饼的程序大同小异,先把

鏊子烧热,用“油搭子”蘸上花生油,把鏊子擦得铮亮,舀一小瓢糊子倒在滚烫的鏊子上,伴随着“刺啦”作响的声音,用竹劈把糊子薄薄地、均匀地摊开。热气升腾间,煎饼一翘边就熟了。煎饼揭下鏊子的瞬间是动人的,薄如纸,绵如布,绝对是一件艺术品。将烙好的一摞煎饼叠好,中间夹上荠菜豆腐做的馅,再放到鏊子上小火慢烙,这样的菜煎饼外酥里软,粮食的香气、花生油的香气与荠菜的清鲜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一起,芳香袭来,荠菜煎饼的魅力任谁都无法抵挡,壮劳力能吃一摞,小孩儿也能吃两三个。在我们老家,不管谁家烙荠菜煎饼,周围的小孩会闻香而动,一群小人儿扛着荠菜煎饼,边吃边玩边掉渣,上一口,下一口,中间来一口,咔嚓之声不绝于耳,小腿帮鼓得像松鼠,吃着吃着扑棱一声就跑远了。一个啃完扑棱一声又跑回来,再扛起另一个。

东风消尽门前雪,又见墙阴荠菜生。荠菜煎饼吃过,春天也来了。

仿佛几个晨昏,荠菜就伸长了脖颈,顶起白色碎花帽,带着光阴的沉香,拽动着我那那些繁杂的记忆。如今生活日新月异,一年四季新鲜蔬菜不断,甚至千里之外的蔬菜隔天就能上桌入盘,念念不忘的还是年关里的荠菜,我执着的,还有围绕着它而滋生的团聚与幸福吧!

福字里的春节

□ 钟芳

新年是红彤彤、喜盈盈的快乐日子,几乎家家户户都喜欢在自家门前贴上一个大大的福字,迎春接福。

作家冯骥才说,福字是最深切的春节符号。中国人把过年的所有理想都集中在了一个字上,那就是“福”。小到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,大到社会富足、国泰民安,都是中国人的福。

春节贴福字,是我国由来已久的风俗。宋人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里记载:“土庶家不论大小,俱洒扫门闾,去尘秽,净庭户,换门神,挂钟馗,钉桃符,贴春牌,祭祀祖宗。”这里讲的“春牌”,就是在朱红纸上写的福字。清代后期,民间盛行将福字倒贴,以取“福到家门”之意。

“福,备也。备者,百顺之名也。”这是《说文解字》中对福字的解释。意思是说,只要事事顺利就是福。《尚书》对“福”字说得更详细:“一曰寿,二曰富,三曰康宁,四曰修好德,五曰考终命。”很显然,一个人长寿,多财,健康平安,崇尚美德,其命善终,那就是福。不管是现代人的说法,还是《说文》和《尚书》的解释,都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美好未来的祝福。

小时候,我最喜欢过年,穿上新做的花衣裳,口袋里装着瓜子糖果,就觉得快乐无比。年三十跟大人一起守岁,大年初一给长辈拜年得压岁钱,这些都让我欢欣愉悦。原来,这就是幸福。托尔斯泰说得好:一个人欲望越小,幸福越多。幸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和向往,要靠奉公守法、辛勤劳动、脚踏实地拼搏去获得,倘若违法悖理、损人利己,非但不能享,还要竭力避之。

“有时候薄酒饮几杯,有时候好书读几篇,有时候散步明月下,有时候高歌好花前。随处皆故里,到处是桃花,无荣也无辱,快活似神仙,如此足矣!更何望焉?”人活一世,要淡泊名利,活得自在,学会停停脚步,欣赏小桥流水,吹吹山野凉风,才能获得心灵的安适,才会有真正的幸福。幸福就是这样,无处不在,无时不在,只要我们拥有一颗知足常乐的心,幸福就会永远陪伴着我们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: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,谢绝一稿多投。

大年初二回娘家

□ 隋淳向

快过年了,犹记得小时候盼年时那种迫切的心情。说句实话,现在也盼年,与其说盼年,倒不如说是盼大年初二,盼回娘家的日子。平时也回娘家,只是我们都被生活牵绊,总是来去匆匆不能尽兴。年初二就不一样了,可以心无旁骛地放下一切,带着孩子,带着老公,浩浩荡荡回娘家。孩子是你的骄傲你的身份,老公是你的“战利品”。父母心平气和地过完年初一,却心心念念盼着年初二,盼着他们的三个女儿。

一直忘不了几年前的那个年初二,我怀着雀跃的心情起床,打开房门一看,哇,外面银装素裹,下雪了!雪花还在飘摇而下。当时我们没有车,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路况出门,对一辆电动三轮车来说,确实有些难度。我和老公思忖再三,决定不回娘家了。我知道母亲还在家盼着我,于是拿起电话通知母亲。电话刚打通,那边就传来母亲热切的声音:“香啊!”我能感受到母亲盼女心切的灼灼之情。当我艰难地说出不回去的时候,电话那头许久没有回音,最后母亲声音低沉地说:“哦,不回来了。你俩姐姐也不回来了。不回来不回来吧!”放下电话,我和

老公大眼瞪小眼,儿子在旁边蹦着高要去姥姥家,老公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看着外面有意无意飘着的雪,我对老公说:“回娘家!”

路上的积雪已被过往的车辆碾压得平整结实,并不难走,但天很冷,风像无孔不入的针,钻进你的衣领里扎你。我和两个儿子索性下车奔跑在路上,两个孩子抓起路边的雪互相投掷。我在前面跑着,大声说:“看看谁先到姥姥家。”两个儿子像兔子一样冲到了我的前面。我的心中充满即将见到母亲的喜悦,想象着我带给母亲的惊喜,其间有车停下,车主微笑着让我们上车,我摆手道谢。家就在不远的前方,心中的期盼和幸福像跳动的火苗,温暖着身心。

快到村口的时候,看到进村的那条公路上徘徊着一个人,是母亲!这条路往北是我来的方向,往南是两个姐姐来的方向,而我并没有打电话告诉她我们要来。来到母亲跟前,我叫了声“娘”,声音已然有些哽咽。母亲欣喜地迎上来:“香啊,不是说不来了吗?”我拍打着母亲身上的雪花说:“娘,你在外边干啥?这么冷的天!”“你们都说不来了,我在家坐不住啊。”我挽着母亲的手臂边走边说:“你那两个

闺女不来散伙,我们今天晚上住下,把咱家的好吃的全吃光。”正说着,看到前方缓缓驶来一辆车,母亲站住说:“不会是你大姐吧!”车开到跟前停下了,果真是大姐!我放开母亲,尖叫着扑向大姐,大姐张开双臂迎着我:“老三也来了,我还想着今天晚上住下呢,把咱娘的好吃的全吃光!”我们哈哈大笑,一左一右挽着母亲回家,母亲边走边回头张望,我们知道她在等二姐。说曹操曹操就到,我们还没进房门,二姐来了,俺那个二姐更夸张,在雪地里一歪一扭,跑过来搂着母亲连声说:“老妈,老妈,我好想你啊!”

至此,母亲的三个女儿女婿、七个外甥全部到齐,原本冷清空荡的房间变得拥挤。父亲受到和母亲一样的礼遇,二姐抱着他的肩膀连声说:“老爸我好想你,好想你啊!”永远波澜不惊的父亲嘴角上翘,笑意拦都拦不住地从眼睛里溢出来。大姐吆喝着她的双胞胎儿子,还有我的两个儿子给老爸老妈磕头。



我那两个大块头外甥扭捏着,大家哄笑着,倒是我的小儿子落落大方跪下就是一个响头。母亲忙着在炕席底下找压岁钱。母亲看着大姐叫成我的名字,看着二姐又叫成大姐的名字,欢声笑语震落了树上的雪花。

写文至此,我已心潮澎湃。回家,大年初二回娘家,风霜雨雪怎能阻隔回家的路?家里有倚门盼儿归的父母,路上有归心似箭的儿女!回家,大年初二回娘家!在这普天同庆、阖家团圆的日子,让我们举杯,为爱为幸福为团圆干杯!